

先秦秦汉的军事训练及其时间问题探究

刘 鸣

(西安市 社会科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在先秦时,军事训练常通过狩猎的方式举行。随着集兵制度的演变,官方组织的大型军事训练频率降低,在秦代由四时田猎而减省为一时都试,在东汉初又取消了都试活动。从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材料来看,在先秦及秦汉时期的军事训练有都试、秋射等官方组织的形式,也有日常的训练和民间的军事训练。西汉都试的时间在文献中的不同记载,可以用农时的不确定性和历法的因素来解释。史书所载东汉的七次校猎活动全部在冬季,这和依时行令的施政理念有关。马融和陈蕃对天子校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是否妨碍农时有关。

关键词:古代军事;都试;秋射;校猎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2-0011-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200

一、从四时田猎到取消都试

在先秦时期,军事训练常常通过狩猎的方式进行,战争中的许多术语也和狩猎通用。比如说,狩猎中的猎物称为“丑”,战争中的敌人也称为“丑”,狩猎中捕得的猎物称为“禽”或者“获”,战争捕获的敌人也称为“禽”和“获”。“蒐”和“狩”是狩猎的名称,后来也成为了军事演练的名称^{[1]262-264}。《穀梁传·昭公八年》中说:“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2]2435}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一次的狩猎动用了“革车千乘”^{[2]2052}。按照周初的编制,一乘车配附徒卒七十人左右,千乘车将涉及七万多人;即使按春秋时期的编制,人数也达到三四万人,这可能是鲁国当时所能调动的最大兵力。动用这么多的兵力,显然不可能是纯粹为了狩猎^[3]。关于为什么要用狩猎作为军事训练的方式,明代的邱濬认为:

兵者守国之备,苟非素教之,一旦驱之以临敌,是弃之而已。然兵凶战危,以杀戮为事,不可以人试,于是因蒐狩而习之。因祭以行猎,用兽以试术,使其目熟于旌旗,耳熟于号令。……一旦用其所以田猎者,而施之行陈,用其所以杀兽者,而施之敌人,不至仓皇失措,纷乱无统也。^{[4]1086}

是说战争会有杀戮,如非久经训练不可以实战临敌,把狩猎作为模拟演习,可以使军士适应其气氛,熟悉其号令。

从下面的事例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狩猎和军事活动何其相似。《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

收稿日期:2018-01-17

作者简介:刘 鸣(1970—),男,陕西西安人,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社会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秦汉时期的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研究”(17ZDA180)。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5]2377}

敌兵的入寇与田猎活动相似度之高,让魏国边境的士兵竟然无法分辨。

有时,军事训练可以仍然以狩猎为名,但却不再采取狩猎的形式。《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当年郑国遭受了一场大火,火灾过后,郑国的执政子产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其中就包括“简兵大蒐”。根据郑玄注,此次“治兵于庙城内”。如郑注不误,在庙城内举行的“大蒐”,无疑与狩猎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纯粹的军事活动了,但《左传》中仍然称之为“蒐”^{[1]267[2]2086}。

以狩猎为形式的军事训练,在不同的季节其训练的内容和方式也有不同。《周礼·夏官·大司马》中记载了在每个季节的中月都要进行军事演练,四季的内容各不相同。这些训练与演练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训练和检阅,其二为在真实狩猎中的军事演习。现仅举中春和中秋的内容如下:

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鼓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辨旗物之用,王载大常,诸侯载旂,车吏载旗,师都载旂,乡遂载物,郊野载旐,百官载旗,各书其事与其号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罗罝,致禽以祀祫。^[2]

在《周礼》的上述记载中,每一季节的狩猎,亦即军事训练都有不同的名称。除《周礼》外,其他的传世文献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其中也有互相歧异之处,见表 I。

表 I 四季狩猎/军事训练的名称

文献来源 \ 季节	春	夏	秋	冬
《周礼》 ^{[2]836-839}	蒐	苗	猕	狩
《尔雅》 ^{[2]2610}	蒐	苗	猕	狩
《左传》 ^{[2]1726-1727}	蒐	苗	猕	狩
《国语》 ^{[6]25}	蒐	——	猕	狩
《公羊传》 ^{[2]2215}	苗	——	蒐	狩
《穀梁传》 ^{[2]2374}	田	苗	蒐	狩

在《说苑》中,还专门对“苗”“搜”“狩”的含义作了解释:

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围泽,不擒群。取禽不麝卵,不杀孕重者。秋搜者,不杀小麝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此苗、搜、狩之义也。^{[7]489}

在表 I 中,我们可以看到,《公羊传》和《穀梁传》与其他文献中四季田猎的名称不同,而两传之间也有歧异。这显示出,在汉初《公羊传》和《穀梁传》版本写定的时候,可能对于四季狩猎的名称已经有所混淆。《公羊传》桓公四年曰:“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传》桓公四年:“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两传对四时田猎专门做出解释,也说明在当时人们对这些概念的含义已不甚清楚^{[1]261[2]1333[8]49-52}。可能在当时,已经不再举行四时田猎的活动,这可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中得到印证:

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车马,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习,自今已后,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奏可。^{[9]47}

根据这条记载,“四时讲武”至晚在秦代就已经精简为一时的“都试”。

东汉建立后的建武六年(30),光武帝刘秀裁撤了郡都尉,取消了都试。马端临认为,这是因为“光武徒见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10]1316}。诚然,都试是军事力量的大集结,所以也是容易发生叛乱的场合。据《后汉书》载,仅在王莽时期,利用都试发动叛乱的事例就有三起,分别是翟义于居摄三年(7)、刘秀于地皇三年(22)和董忠于地皇三年^{[11]3426,4185[12]2,574}。因而宋人陈傅良也认为:“又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韩延寿始以试士僭拟不道诛,而翟义之反王莽,隗嚣之劫更始,李通之劝光武,皆以秋试,因勒车骑,诛守长,号令起事。光武惩之,遂罢不讲。”^{[13]14}但光武帝取消都试,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实施“强干弱枝”政策和集兵制度演变的结果^{[14]256}。

汉朝的军制,经历了一个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逐渐演变过程,在募兵体制下,保持有募集而来的常备职业兵。兵士的来源既有普通的编户民,也有刑徒。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秦末,在西汉武帝时逐渐推广,到东汉时成为常态^{[15][16]}。随着兵制的演变,都试取消,“惟京师肄兵如故”^{[10]131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官方组织的军事训练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从四季农闲进行,到三时不讲,一时都试,再到取消都试,其原先的实用功能为职业兵的平时训练所取代。

二、先秦、秦汉时期的军事训练

秦汉时期的军事训练除了都试、秋射等官方组织的定期形式,也有日常的训练,还有民间及个人的军事训练。关于都试最详细的记载来自《汉书·韩延寿传》:

延寿在东郡时,试骑士,治饰兵车,画龙虎朱爵。延寿衣黄紵方领,驾四马,傅总,建幢,植羽葆,鼓车歌车。功曹引车,皆驾四马,载柴戟。五骑为伍,分左右部,军假司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见延寿车,噉响楚歌。延寿坐射室,骑吏持戟夹陛列立,骑士从者带弓鞬罗后。令骑士兵车四面营陈,被甲鞬鞞居马上,抱弩负箭。又使骑士戏车弄马盗骖。^{[11]3214}

其场面极为恢弘、壮观。当时,萧望之出任御史大夫,韩延寿接替他主政左冯翊,两人交恶,互相寻找对方的把柄。这条记载就是萧望之派遣御史,在韩延寿以前任太守的东郡搜集到其僭越的证据。因为是罪证,本条记载就不应该看作是正常太守都试的程序与礼仪,而应该属于更高级即中央级的军事演练。也正因为是罪证,突出了其中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成分,却忽略了都试正常和核心的内容。梳理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可以看出都试主要的内容有:

(一) 讲习射力

《汉官解诂》:

旧时以八月都试,讲习其射力,以备不虞。^{[17]21}

(二) 都试车马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车马。^{[9]47}

(三) 驰射

居延汉简 40.18

抵校因都试驰射会月^{[18]69}

居延新简 EPT52:783

□□□军玉门塞外海廉渠尽五月以

九月都试骑士驰射最率人得五算半算

四月^{[19]120}

(四) 另有习战射行船与行障塞、烽火追虏,已见上引《汉官仪》及《汉旧仪》。

都试的功能在于“课殿最”:

《后汉书·李通列传》李贤注：

汉法以立秋日都试骑士，谓课殿最也。翟义诛王莽，以九月都试日勒车骑材官士是也。^{[12]574}

《汉官仪》：

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17]152-153}

《汉旧仪》：

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处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17]48}

传世文献中都试“课殿最”的功能，可以在上引居延新简 EPT52:783 中得到验证。颜师古对“都试”的解释是，“都，大也，谓大会之”^{[11]2755}。“都试”为一年中的大会，“课殿最”的最终结果是为了对相关人员进行赏罚升黜。

除都试外，在汉简中还发现有“秋射”活动，也是一年一度的军事训练。关于“秋射”，西北简牍已经发现几百枚，通过这些新材料，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秋射的一些情况。秋射的参加者不光有普通的士兵，也有各级的官吏。在秋射中，每人要射十二支箭，所用的弓和离箭靶的距离都有一定的规定。最低射中目标的要求是六发，如果超出，则会每支奖励十五日的“劳”。例如：

居延汉简 45. 23：

功令第卅五候长士吏省试射去埽

弩力如发弩发十二矢中

矢六为程过六矢赐劳十五日

居延汉简 285. 17：

功令第卅五士吏候长烽燧长常以令秋射以六为程过六赐劳矢十五日^{[18]79,481}

如果对考核的过程有疑问，可以申诉，相关部门会进行调查，出具爰书。如：

居延新简 EPT53:138：

甘露二年八月戊午朔丙戌甲渠令史齐敢言之第十九燧长敞自言当以令秋射署功劳即石力发弩矢□弩臂皆应令甲渠候汉强守令史齐署发中矢数于牒它如爰书敢言之^{[19]126}

在先秦及秦汉时期，除了这些定期举行的演练外，还存在着日常的军事训练。战国末期，赵国名将李牧驻扎在代雁门以备匈奴。他厚遇战士，“日击数牛飧士”，同时让他们“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5]2449}。在秦灭楚的战役中，李信轻进兵败，王翦代他为将，楚国尽发全国之兵以抗击秦军。《史记》记载：

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5]2341}

上面两例中的“习骑射”和“投石超距”即是当时军中的日常训练活动。而《汉书·刑法志》中关于魏国“武卒”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军事训练的强度和考核的标准：

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11]1086}

东汉顺帝时鲜卑进攻汉朝的北部边境，汉朝调黎阳营的兵士驻扎于中山，令幽州刺史给缘北部边境诸郡增加步兵。此外，“调五营弩师，郡举五人，令教习战射”^{[12]253}，这可看作是在紧急状态下的对士兵的作战技能训练。

以上所讨论的都是士兵个人体力或者作战技术的训练。军事训练还包括组织纪律和互相配合协调方面的内容，这在秦汉时期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汉文帝时期，“智囊”晁错给文帝上书讨论关于和匈

奴战争的问题,其中指出了军队缺乏训练的种种缺陷。晁错说:

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

如果从相反的角度去看晁错的话,这恰好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应该达到的标准。

民间的组织狩猎活动或可看作是一种军事训练,因为它可以促进活动参与者的协调与配合。任安年轻时在武功作亭长,当邑中的人一起出去狩猎时,他“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5]2779}。这可以看作上古狩猎的遗风,狩猎活动的安排与战争的部署相类似。

除了有组织的军事训练外,民间个人也存在有军事训练的活动。《韩非子·内储说上》:

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乃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战射也。^{[20]598}

汉代的许多将领大多在早年就开始了军事方面的训练,特别是世代行武的军事世家。比如甘延寿“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11]3007},东汉皇甫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12]2299},马援兄子马延“少孤,而好击剑,习骑射”^{[12]858}。这些早期的训练对于他们以后从军为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汉武帝在策封燕王的策书中告诫“毋得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对此,张晏的解释是:“士不素习,不应召。”韦昭的解释也大致类似:“士非素教习,不得从军征发。”^{[5]2112}这件策书中的内容证明了在征发人员之前,在民间存在着基本的军事训练。

三、西汉都试的时间

关于都试的具体时间,除上述《魏书》中所记载的十月外,还有其他多种不同说法。现将文献中的不同记载列表如下。

表 II 文献中都试的时间

序号	项目	来源	时间
1		《后汉书·李通传》李贤注	立秋 ^{[12]573}
2		《汉书·王莽传》	七月 ^{[11]4185}
3		《汉官解诂》胡广注	八月 ^{[17]21}
4		《汉旧仪》	八月 ^{[17]48}
5		《汉官仪》	八月 ^{[17]152-153}
6		《汉书·翟方进传》	九月 ^{[11]3426}
7		《魏书》	十月 ^{[12]3123,[9]47,[21]}

对于史籍所载举行都试时间上的差异,王鸣盛认为:“或言八月,或九月,或岁终,大约总在秋冬。”^{[22]106}陈直先生认为内郡都试在八月,而边郡则在九月底^{[23]58}。而屈建军认为汉代都试并无固定的时间,大约在立秋之后,择吉日举行。史书在记载时“偏执于一时一地”,因而出现了差异^[24]。焦天然认为都试时间的不同是由于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大约中央的都试通常在七月立秋进行,郡国都试晚一些,七、八、九月均有可能^[21]。

都试时间的多样性记载可以用农时的不确定性来解释。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基本上以农为本的社会,像都试这种军事演练大多也只能在农闲时节进行,正如《左传》中所说的“皆于农隙以讲事也”^{[2]1726-1727}。从实际的自然状况来看,中国北方霜冻来得早,春季水分又很容易蒸发,所以农作物的播种、收获等都必须及时予以处理^{[25]6},对农时的遵守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西汉时的农书《汜胜之书》即

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26]3, [27]21}对及时农作的必要性已有很深的认识。

以农作物收获时间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农作物的收获时间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也因作物的不同而有差别。在汉代，各地种植的农作物有所不同，以关中地区而言，本来“俗不好种麦”。武帝时，董仲舒曾专门上书推广宿麦的种植^{[11]1137}。小麦又有播种季节的不同，董仲舒建议推广的是宿麦，即秋季播种，夏季收获的冬小麦。当时除冬小麦外，还有春季播种的春小麦。在《汜胜之书》里，这两者的耕作技术都有记录，证明在汉代，两种小麦都在种植^{[27]109-114, [28]98}。同一种农作物的收获季节都会有不同，更不用说各种不同的作物了。今本《汜胜之书》的篇幅只是原来的很小一部分，即使这样，也记载了几十种农作物的耕作管理方法，说明了当时农作物的多样性。据许倬云先生统计，东汉时许慎编的《说文解字》中所列的麦的品种有8种，禾有7种，稻有6种，豆和麻各有4种，黍有3种，芋有两种；而《四民月令》中可以见到的粮食作物就有大麦、小麦、燕麦、大豆、小豆、豌豆、早粟和晚粟^{[25]79}。

同种农作物在相同的地区，也会因为气候自然条件的影响造成收获时间的波动。例如，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久旱伤麦，秋种未下”^{[12]39}；质帝永熹(嘉)元年(145)“自春涉夏，大旱炎赫”，“而宿麦颇伤”^{[12]278}；桓帝延熹六年(163)冬，“秋前多雨，民始种麦”^{[12]2162}。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农时的波动变化还可以从历法的角度进行解释。中国古代采取阴阳合历，月份按月相的盈亏来计算，而一年的长度由太阳的回归年来定。另有一套二十四节气系统，用于指导农业生产等日常活动，与农时联系比较密切。二十四节气的实质是按太阳运动的规律来定，所以体现在阴历月份上会有前后的波动。这样的话，农时即使在正常的年份也会有来回的误差。反映在日历上，每年的农时都有可能会有前后不同，都试又必须在农闲进行，这或许可以为解决这个争论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军事训练必须于农隙举行，也是由于当时实行集兵制度来决定的。西汉实行征兵制，每一个成年男丁在23岁到56岁之间，每年都必须服役一定的时间，而且兵、役不分^{[11]37, [29]12, 21-27}。士兵同时也是农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5]2759, [11]2314}。为了不影响田作，军事训练只能于农闲时进行。

四、东汉校猎的时间

在汉代，天子的校猎也是一种“蒐狩之礼”和“讲武”活动。东汉取消都试以后，校猎活动仍在继续。校猎传统上一般在秋季或冬季举行，正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说：“背秋涉冬，天子校猎。”^{[5]3033[11]2563}据《后汉书》载，整个东汉时期共有五位皇帝进行过七次校猎，最早的一次是在明帝时期。此次以后，校猎活动暂时不见于史书记载，直到五十年多年以后才恢复。这七次全部于冬季举行，三次在十月，两次在十一月，其他两次具体的月份不详。具体见下。

表 III 东汉皇帝校猎

序数	公元	年号	摘要
1	72	明帝永平十五年	冬，车骑校猎上林苑。 ^{[12]119}
2	123	安帝延光二年	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 ^{[12]237}
3	139	顺帝永和四年	冬十月戊午，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而还。 ^{[12]269}
4	154	桓帝永兴二年	冬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 ^{[12]300}
5	158	桓帝延熹元年	冬十月，校猎广成，遂幸上林苑。 ^{[12]304}
6	163	延熹六年冬十月丙辰	校猎广成，遂幸函谷关、上林苑。 ^{[12]312}
7	182	灵帝光和五年	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遂巡狩于广成苑。十二月，还，幸太学。 ^{[12]347}

在东汉时期，对天子校猎活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这在两位大学者马融与陈蕃跨越时空的讨论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元初二年(115)，马融拜为校书郎中，在东观典校秘书。当时邓太后临朝听政，邓骘兄弟把持朝政。当时“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蒐狩之礼，息战阵之法”。马融受

到触动,上《广成颂》以讽谏安帝。其序言曰:

今年五月以来,雨露时澍,祥应将至。方涉冬节,农事间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使寮庶百姓,复睹羽旄之美,闻钟鼓之音,欢嬉喜,鼓舞疆畔,以迎和气,招致休庆。^{[12]1955}

从马融的文章可以看出,当时的校猎已经演化为仅具有象征性和信息交流的功能。在《广成颂》的末尾,马融写道:“方今大汉收功于道德之林,致获于仁义之渊,忽蒐狩之礼,阙槃虞之佃。闇昧不睹日月之光,聋昏不闻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为日久矣。”^{[12]1969}所谓“忽蒐狩之礼”应该指的就是上文所提及的在“俗儒世士”建议下的“遂寝蒐狩之礼,息战阵之法”。而据《后汉书》所记,马融所说的十二年前的“蒐狩之礼”乃是和帝永元十五年九月所进行的“南巡狩”^{[12]191}。

以马融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保持“天子校猎”的传统,其用意在于使天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乱”^{[12]1967}。马融上《广成颂》后五十多年的延熹六年(163),桓帝于“冬十月丙辰 校猎广成,遂幸函谷关、上林苑”。陈蕃却对此举动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这与马融所主张的恰恰相反。陈蕃上疏谏曰:

臣闻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顺时讲武,杀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违此,则为肆纵……又秋前多雨,民始种麦。今失其劝种之时,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非贤圣恤民之意也。^{[12]2162}

陈蕃援引“顺时讲武”来支持其观点,这应该即是传世《月令》类文献中的内容。这次的校猎活动是在“冬十月”,将其与传世《月令》进行对比,《吕氏春秋·孟冬纪》曰:

天子乃命将帅讲武,肄射御,角力。^{[30]523}

《礼记·月令》与之类似:

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2]1382}

这很可能就是马融主张的理论依据。然而,陈蕃的“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我们也能从《月令》中找到一些线索。《礼记·月令》说在季秋:

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仆及七驂咸驾,载旌旄,授车以级,整设于屏外。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2]1379-1380}

这应该即是陈蕃上疏的理论基础。我们将它与陈蕃的主张进行比较,会发现有两点歧异之处。其一是校猎的时间,在《礼记·月令》中认为是季秋九月,而陈蕃认为应该在仲秋八月;其二,陈蕃所说在仲秋举行的“西郊”,在《月令》中为孟秋。这提示我们,当时可能流传有不同版本的《月令》或类似《月令》的文本^{[31]125-167}。

抛开两种观点所依据《月令》版本的不同,我们可以发现,这场跨越时空争论的核心,其实是校猎的时间是否会影响农时。在马融的例子中,当年的气候状况非常适宜,“雨露时澍,祥应将至”,所以,“方涉冬节,农事间隙”,不会影响到农业的生产。而在陈蕃上疏那一年,“秋前多雨,民始种麦”,所以在这个时节,驱使百姓“令给驱禽除路之役”,当然有悖于“贤圣恤民之意”,也与《月令》顺时而动的根本宗旨相矛盾。

[参 考 文 献]

- [1] 杨宽. 古史新探[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十三经注疏[O].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李亚农. 大蒐解[J]. 学术月刊,1957(1).
- [4] 邱濬 著. 林冠群,周济夫 校点. 大学衍义补[M].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
- [5] 史记[O].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 徐元浩撰. 王树民等点校. 国语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7] 向宗鲁. 说苑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8] 浦卫忠. 春秋三传综合研究[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 [9] 三国志[O].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 文献通考[O].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 汉书[O].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2] 后汉书[O].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3] 陈傅良. 历代兵制[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4] 黄今言. 秦汉军制史论[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 [15] 耿敬. 募兵的产生及秦汉时期募兵的初步发展[J]. 军事历史研究,1997(8).
- [16] 黄今言. 简论秦汉军制的特点及其影响[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1).
- [17] 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 汉官六种[M]. 中华书局,1990.
- [18] 谢桂华等.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1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居延新简:甲渠候官[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20] 韩非著. 陈奇猷校注. 韩非子新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21] 焦天然. 两汉都试考——兼论汉简中的秋射[J]. 鲁东大学学报,2014(1).
- [22] 王鸣盛著. 黄曙辉点校. 十七史商榷[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 [23] 陈直. 居延汉简研究[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 [24] 屈建军. 汉都试小考[J]. 青海师专学报,1993(1).
- [25] 许倬云. 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其特性[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6] 石声汉. 汜胜之书今释(初稿)[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 [27] 万国鼎. 汜胜之书辑释[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
- [28] 李成. 黄河流域史前至两汉小麦种植与推广研究[D]. 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 [29] 熊德基. 秦汉军事制度史[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30] 陈奇猷校释. 吕氏春秋新校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31] 邢义田. 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M]//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 北京:中华书局,2011.

A Study on Military Training and Its Timing in the Pre-Qin Period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Liu Ming

(Xi'an Municip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Shaanxi,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e-Qin Era, military training often took the form of organized hunt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cruitment of armed forces, government organized military trainings became less frequent. In Qin dynasty, military training in all four seasons had reduced to one annual *Du Shi* (都试, or the Grand Test), and in Eastern Han dynasty, even *Du Shi* was totally abolished. According to received historic documents and excavated wood and bamboo slips, in early China, there existed not only officially organized military trainings such as *Du Shi* and *Qiu she* (秋射, or the Autumn Shooting), but also daily trainings and non-official trainings. The timing of *Du Shi* in Western Han Dynasty varied in different sources, and thi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uncertainty of agricultural time and the matter of calendar. The seven *Jiao Lie* (校獵, or the Imperial Hunting) recorded in Eastern Han Dynasty all carried out in winter,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the ideology of administer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per timing. Th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Jiao Lie* are in essence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not hampering agricultural seasons.

Keywords: military in early China; *Du Shi*; *Qiu She*; *Jiao Lie*

[责任编辑:刘力]